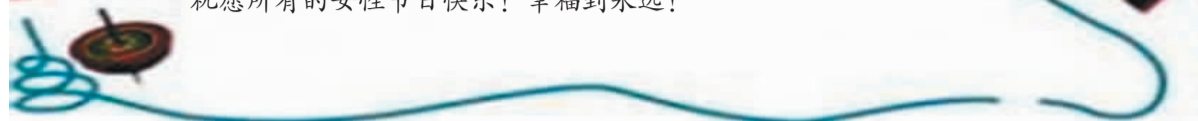




立起半边天,落地万花丛。  
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一个温柔的女人能唤醒沉睡的宫殿。没有爱便没有幸福,没有妇女就没有爱;没有了母亲,这个世界既不会有诗人,也不会有英雄。  
三月八日是普天下所有女性的节日,在此选登几篇我们系统女作者的稿件,以展示中国铁建女职工的情怀和追求。  
祝愿所有的女性节日快乐!幸福到永远!



# 春风吹来

□ 蒋晓芬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是诗人崔护的春风。多情的春风唤醒了思念,农家院落桃花灼灼,凝情含笑,可是那个斜倚桃柯的情影、梦牵魂绕的娇羞人面却不知何处去了。一个落第的才子与一扇门扉后的农家少女,在一千年前的那个春天演绎了一段爱情的悲欢离合。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是诗人杜牧的春风。烟花三月,小桥流水,杨柳轻曳,遮不住的隐隐青山,扯不断的浓浓春风,理还乱的离情与别意。秦楼楚馆,笙歌妖娆,绮罗如画,娉婷袅袅,豆蔻年华的少女,在清丽缠绵的江南底蕴中含颦浅笑。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是诗人王之涣的春风。遥远的西部边陲,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黄沙漫漫。春风、春风,在苍茫的暮蔼中虚幻地吹拂绽放。现实的羌笛裹着阵严寒,渐渐将温暖绚烂的乡思湮没在无边的单调和荒凉之中。黄沙卷起,一次次地敲打着玉门关的铜墙铁壁,叩问着脆弱的心愁……

我的春风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我的春风是湘南小城那期盼已久的南风。南面湿润海洋上的低气压引发了这场南风,它从山岭、河流间走走停停,或化为缠绕的一段青纱,或变成枝间滚动的一粒露珠。它从小城外的山上经过,飘飘衣襟拂过松针张开的巴掌,飞扬的发际紧贴着枝条挺直的身体。它顺着山道跑下山,两旁泛起沙沙的轻响。它要过河了,踏着脚尖,蜻蜓点水,点出道道细碎的绿波纹。接着它闯进了我们的校园,摇醒了百岁高龄的老榕树,又踏上了秋千架,荡呀荡得高高的。它亲着迎春花、金银花、桃花、梨花,裹着甜蜜的清香来到了敞开着门窗的教室。轻轻的,柔柔的,我们绷紧的神经就像被挠了一阵痒痒,一下子松弛下来,整个身子趴在了桌面上,脸庞充分地吮吸着风的滋润,眼睛惬意地眯着,感受着南风的温暖和煦,慢慢地春困也上来了。南风天不是读书天,老师也不怪罪,不用黑板擦当惊堂木,倒幽默一句“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伸一懒腰,坐在板凳上和我们一起眯着眼睛细细品味这阵不请自来的春风。放学了,邀上三二子临水而站,水的潮湿与灵动,风的浓软与惬意,相互激荡,让我们在风中大醉一场,忘却归路。

二十多年后,我的春风是三月里的某一天突然刮起的一阵风。据气象预报,离我们几百公里之遥的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区发生了大范围的沙尘暴,沙尘伴随着西北气流向东南方移动,就在我站立十字路口的一刻袭击了华北平原上的这个城市。我的鼻子首先敏锐地感受到了沙尘的呛人的腥臊,然后抬头看见了那一条正在离我愈来愈近的直直的黄沙带,它们像一群突然到访的不速之客,



接周女(国画)

苏耕作

瞬间改变了天地间的气氛。天空中因天气回暖洒染上的那片蔚蓝,渐渐变淡,变成浅蓝,变成银灰,变成灰黄。太阳脸庞上那片饱满的红润,也渐渐消退,变得惨白,白得晃眼,但不久白晃眼的太阳也坚持不住了,在气势凌厉的风中消失了。朦胧的黄、清幽的黄占据了整个空间。在穿过那座十一层的高楼时,这一大条直直的黄沙带被截断了,变成了一把巨大的扇子,向着地面压下来,带着春寒的料峭,带着长长的啸音,刮走了阳光刚刚在我身上堆积的薄薄一层温暖。天地间霎时成了一个搅拌站,泥沙、尘土、枯叶、纸片、塑料袋被风的一双大手搅合在一起,无目的、无方向地飞扬、旋转;各种声音也被搅合在一起:店铺的卷帘门被撞撞得咣咣咣咣地响,广告牌被撕裂得哗啦啦地响,易拉罐被推着跑得咣当咣当地响,许多平常沉默不语的物件都发出了声音,它们大张着口,都在喊:“风,风!”各种声音从四面八方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气流,仿佛一定要穿透风的袭击。我们急急地在风中逃遁,逃回家中,紧闭门窗。

江南的春风是情致婉转的,缠绵惬意得令人眷恋,北方的春风是粗犷凌厉的,强壮坚毅得像北方汉子。但是不管春风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它穿越迢迢江山,吹遍每一个角落,用风的语言传递着同一个讯息:春天来了!当树静风止,尘埃落定,我们仔细谛听:冰雪在倾诉着最后的留恋,一滴泪消融了冬天漫长的严寒;树枝在轻轻地颤动,一股新生的力量正在暗暗涌动;一溜鼓鼓囊囊的青色柳芽,仿佛再使点劲,就会撑开鹅黄的嫩叶;一群小草在频频相约,再一阵风过,就会纷纷探出绿色的脑袋;一朵花在浅吟低唱,它早已结出了花蕾,正准备打开彩色的花瓣,为春天添上第一抹亮丽的颜色;两只小昆虫打着招呼,摇动着触须,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洞口,泥土深处,更多的动物将在春风中醒来。

春风吹来,又一个我们盼望着的生机盎然、姹紫嫣红的春天来到了。  
作者单位 十六局集团铁运工程公司

# 三月雪

□ 方玲

已是三月,叮咚刚刚泛绿,傍晚时分,一场雪竟又开始了。细细的阳春雪密密地下着,没有一丝声音。

窗外,你最喜欢的那株腊梅正开着繁复的花朵,丝丝缕缕的香气在空气中袅袅弥漫。你的脑海中突兀地浮现出一首诗的碎片:“那些枯叶蝶,怀抱枯树,却做着遥远春天的梦。”在梦中,她们发现梅花和雪花截然不同。

是的,梅花与雪花,截然不同,却一同映入你的窗口。对着这洛河之畔的落地小窗,你临水而坐,看着这雪花儿,数着这梅花儿。

没有人知道,你因迷恋洛水而临河栖居,因洛水而爱上这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城。此时,古城上空薄雪霏霏,雪花飘飞的姿态,宛如美丽的蝶,蝶舞漫天,编织起一张厚厚的网,把千年的相思网进你如水的眼里。你的目光越过洛水,越有时空,仿佛穿透这千年的古城。千年前的洛水与今天可有不同?传说那美丽的洛神宓妃,也是因为迷恋洛水而翩翩下凡。五千年了,那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曼妙身姿又哪里去了呢?还有那“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的洛阳女嫫媿又嫁到哪里去了呢?

她们,从历史中走来,从洛水上舞来,又遁入时空的隧道,遁入历史的深处。只留下你,一个现代的女子,守着这依然碧绿的洛水,临窗而坐,数着两岸繁复的花朵谢了又开,开了又谢。

你的脚下就是隋唐宫殿的遗址,自北魏盛唐以来,你的窗外梵音袅袅,绵绵不绝。如今,那佛号犹然在耳,皇官却化作一堆尘土。这一切难道就是为了验证佛的虚幻与空无吗?如同数日之前,那碧水连天处漫舞的还不是这空灵的雪花,而是映照夜空的绚烂烟火。那一夜,你窗外的一座小岛竟使

得洛城万人空巷,黑压压的人群涌向洛水的中央。那一夜,洛水两岸,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繁华与喧嚣。望着那炫目的光华,有人说:曲尽了,落满一地碎纸,风来了,一切都没了,响声便成为记忆。

是这样的吗?你低头问莲,门前的莲蓬静静地睡着,无语。你便有了小小的惊喜。你又仰头问天,天上雪花漫舞,翩翩入水,顺着你的窗前潺潺泻向南。水的下游,几公里外,立着伊阙与龙门,和那千年大佛卢舍那。石头雕刻的佛身是个丰满端庄的女子,女子临河而坐,如你。天下有情的女子都是这样的姿吗?坚韧、坚持、坚定、无悔。你们对着同一条河,毗邻而坐。她这一守就是千年。她这一坐就成一尊化石,一尊大佛。你呢?你能如她这般坚韧执着,如她这般义无反顾吗?

雪花依旧翻飞,落地,融化。明明是花儿,却无迹可寻。明明如蝶舞,却无法捕捉。这阳春的雪,也是洛水上虚无的花朵,是庄周梦中的蝶吗?可是,倘若一切真的虚无,那守了千年的大佛怎么会目光依然柔情如水,神态依旧端庄安详?那石壁上的莲花怎么会依然栩栩?那拈花的一笑怎么会依旧动人?

不应是虚无。再过月余,又将是一个花季。有了阳春雪的滋养,肯定会今年花胜去年红吧?那牡丹应该开得更加芳华夺目吧?“灼灼百朵红,戛戛五束素。”不管岁月如烟,不论洛水枯干,那花儿依旧灿灿煌煌。花丛深处,总有双双笑靥,把酒临风,携手共游。

“一花一世界,一爱一天堂。”花开了千载,哪一朵是你呢?佛,端坐了千年,哪一尊又是你呢?问你,你笑而不言。你又何必言语呢?年复一年,总有花朵在盛开。千年更替,总有故事在演绎。哪一个都不是你,哪一个又都是你。

作者单位 十五局集团

# 同是筑路人

□ 李美华

和小雪相遇是毕业后第十个年头。在大学里,我和小雪都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同一个宿舍。我们感情很好,每逢想到她,我就会想起那个温柔可亲、有着精致的身材、孱弱的身体、永远都需要呵护的小女生。

眼前的小雪与在大学校园里竟是如此地大相径庭,她神情、着装、声音都表明她不再是十年前的那个小雪了:白皙的面庞变成铜黑色,瀑布般的长发已成短发,浅浅的微笑变成爽朗的大笑。时光竟是如此地富有韧性和戏剧性,十年可以把一个人雕刻得如此迥然不同。

我们俩为十年的分别拥抱着,欢呼着,庆祝着,甚至为小小的相聚而兴奋得眼睛湿润着。小雪给我讲述起她这十年的历程:分配后进入施工单位,于是,从刚毕业起她的工作、生活环境就悄悄发生着变化。起初,她分配到炊事班帮忙,后来被调到测量班、试验室、物资科,哪里缺人手就随时把她抽调过去,每接触一项新的工作她都不遗余力地干好,哪怕是刷盘子、擦桌子、洗菜都争取做到最好。

三年多过去了,小雪嫁给了本单位的筑路工。又一年过去了,他们有了孩子,但长期以来夫妻都是分居,有时候小雪在江南,丈夫却在塞北,谁也照顾不了谁,谁也帮不了谁,小雪带着孩子、母亲在工地工作。她一方面承担着员工的角色,一方面承担着母亲、女儿的角色。工作上她尽心尽职,职称英语考试、进修都不落下;孩子的生活起居、入托、学特长……小雪不知跑了多少路,找了多少人;家里买房子,搞装修,扛煤气罐,男人干的活,她都干过了,时光打磨着她,生活锤炼着她。

“说真得二姐,在那种环境下想不成女强人都难呀!”小雪看着远方,回想着一步步走来的十年,有点伤感,有点酸涩,更有几许自豪。“环境可以塑造人,小雪忽而仰起头,继续给我讲述:“我真的不敢想象,人生活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看到我的皮肤了吗?工地上跑出来的,听到我说话的声音了吗?教训孩子练出来的。每天从早到晚,一刻不得休息,晚上躺在床上两条腿都发酸,这可能就是生活吧,上大学时的幻想都是缥缈的,而生活是真实的。”她若有所思地给我讲述着,我也用心地感受着她的苦与累、喜与乐。在施工单位,大部分男人都在一线修路架桥,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要由女人完成,她们要把精力分割成许多份。她们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每个人都是一本厚厚的书。

也许只有像小雪一样的人才更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真谛,触摸到生活的本质。看着小雪一脸的刚毅与成熟,我读懂了一个筑路工人的全部。  
作者单位 十四局集团三公司

# 苦作甜来苦亦甜

□ 张秀玲

年过完了,筑路人都开拔了。老公西南飞了,晚上拿出本子继续记下他的行程,看他一年在家能有多少天。年前已记下三个月的,算了一算,也就十几天。现在还记着,朋友得知我和老公一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就一个多月时眼里露出的担忧甚至同情。我没解释——别人看着是危言耸听你说住在里面很安全就是解释的效果。而身边的同事和朋友,没人给我担忧和同情,我这样聚少离多的日子在筑路妻子们中已算是聚多离少了——至少,老公过几天还回来一趟,我也有幸在机关工作。而我们大多数的筑路主人一年只能回家两三趟(还是正常状态下),筑路妻子南北奔波与孩子与老公分居两地甚至三地是平常又平常的。

年后碰见朋友和她老公,问她“什么时候走?”——这恐怕是我们这行年后见面用得最多的见面语。她说和老公都订了第二天的票,她拉着老公,小鸟依人,看不出离愁。可她要去的是西南,老公是东南,两岁的孩子留在西北。没有离愁,筑路妻子为离而愁那只能叫太儿女情长,就是有也要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曾在工地遇一做老师的工程部的妻子,她说刚结婚时,每到节假日,看别人二人世界,她就很受刺激,总觉得别人是在做给她看,所以一到节假日就躲在家里不出门。后来日子久了,寒暑假在工地认识了更多的筑路妻子们,她坦然了,给自己解嘲“分开就是上班时间到了该去上班”,“过节就是以工地为目的地旅游度假”,想通了也不亦乐乎。关于过节在工地度假,一事曾写过一篇《八月的工地才像家》的文章,说工地一年到头只有八月像家,这个月工地上有老公的妻子有孩子——暑假里携儿带女上工地对筑路妻子们来说是不用统一思想的一行动。有一种支持叫适应,这些算是吧。

年前去医院看一刚做了手术的朋友,她躺在病床上老公已回工地。她说“他回去了”,好像工地本来就是他该回的地方,而朋友情绪很好,说本来不打算让老公知道的。一位老公做项目经理的同事说,老公刚上工地时,她每次电话里都要问工地上的进展,后来,她不问了,项目越来越难干,她不想让仅有的电话联系也变得沉重。她还说,一次翻看老公手机短信,没有查到“异常”情况,却看到了被清退的包工头发来的威胁短信,从那以后,她不再动老公手机。

# 回忆静悄悄的世界

□ 刘莲芬

日前,去复兴路四十号院,下车上天桥时,一幢银灰色气势磅礴的高层大楼阻止了我的视野。哦!原铁道兵兵部大楼的旧址上新盖了现代化大楼。为迎奥运,院内鳞次栉比的高层楼外墙粉刷成一片杏红色,旧18号楼也套上“西装”堪与新楼媲美。多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拿出了我的羡慕和回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爱人在这老的办公大楼工作过。1981年我随军来到北京,住在铁道兵兵部大院24号集体宿舍楼,已是万分满意,周末爱人还可以带着我和儿子去办公大楼。记得第一次进楼,我看着弧形的悬空门,摸着粗粗的石柱子,踩着镜子似的地面,狐疑地问:这兵部大楼怎么像客厅里林黛玉?爱人说:它是五十年代初中苏友好的产物。触景生情,想起1971到1981年与爱人两地分居的十个年头,我当即写下了《夜,静悄悄》一文。27年前的静悄悄是这样写的——

幼儿已进入梦乡。我悄悄地踱到窗前,让凉意驱走在银行里工作了一天的劳累,让微风吹散萦绕耳边的算盘珠声。

窗外,一对对情侣在月下散步。如明镜的圆月,高挂在蓝天。呵,又一个中秋节来到了。朵朵白云在天空慢慢地游走着,白云呵,可否让我踩着您,飘到远方……

凉风把我从遐想中吹醒。我的眼光落到了墙上放大八寸的彩色结婚相上。

那是我们十年前的照。我爱人身着绿军装,多威武的样子,而他边上的我呢,不知是害羞,还是腼腆,微微低着头。曾有多少人看着这张相片说我那样羞羞答答,像个乡下不见世面的姑娘。我内心解释着:你们不会知道,婚前我们见面的机会那么的少,而感情的交流,差不多是那来来往往的信。

信,我对她一往情深;她给我带来了欢乐、希望、温暖、灼爱。

我顺手从衣袋里摸出今天下午收到的信,看着熟悉的信封,想着那盼信的情景……

这些适应和理解只是筑路妻子们生活的基础课,而更难的面对工作与生活的两难选择。过年会工地上几个朋友,平日电话里她们一提到孩子就要难过,可回来不到十天,又觉心里空空,就等着拿到票回工地了。朋友开玩笑说,真贱啊,心里不空了再接着想孩子。当初选择筑路,就决定了将无法朝夕照顾孩子。可当托放的孩子一天天临近学龄,筑路母亲都将面对同一个问题——工作?还是孩子?一面是自己的人生,一面是孩子的未来。孰轻孰重?怎是掂量得来。所以每次听到同事或朋友矛盾又无奈地说“干完这个项目我就得回来带孩子了”时,我总是不看她们,也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

即使在矛盾中坚持下来的工作也并不轻松。一位搞计划的朋友说,包工队找她讲条件,她没有答应,第二天就接到威胁电话,类似这些还有在监理、业主那里受到的委屈对她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就像抹足防晒霜顶着大太阳上工地一样平常,就像上工地你就没有穿裙子的权利一样你得接受,就像在工地上你就没有性别之分一样你得坦然面对。

出去一趟,回来回过回头看看,越看越像是一场无组织无层次的絮絮叨叨的诉苦会。照这样下去,几天几夜也诉不完的。可我们需要诉苦吗?我们靠不上老公,就靠我们自己,不是培养出了不等不靠不要的自力更生精神,把自己提升成里外一把手的家庭主人了吗?再想想,有多少人能像我们这样幸运地四海安家,游历秀美山川,遍解风土人情?常说“得离产生美”,我因为距离得到的美比别人多得多,这便直白得多。顺理成章。“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么深情的诗句流传下来不就是等着我们来用吗?

生活的艰辛,工作的压力,让我们体会更多,也让我们懂得更多。我们不需要诉苦,药很苦,但有百用,加些蜂蜜就能遮住苦——苦作甜来苦亦甜。人生几十载,我们不就多辗转了几多安了几次家把等待得更长了一些吗?当然,还是有人苦得走开了——当我们的筑路主人回家时,家里没有妻子在等他们。不能说这些妻子不配做筑路人的妻子,而是她们没有能力享受作为一个筑路妻子生活的丰盈和富有!

把苦的过成甜的,需要智慧。我们的筑路妻子们,就正用时间的火煲着这罐智慧的汤。  
作者单位 二十一局集团三公司



化妆(国画)

朱理存作